

殷健灵诗意图小书坊

守望自己的麦田

殷健灵◎著

我们都是造梦的人，
制造自己的梦，
也制造别人的梦。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RC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殷健灵诗意小书坊

守望自己的麦田

殷健灵◎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守望自己的麦田 / 殷健灵著. — 合肥: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7.6
(殷健灵诗意小书坊)

ISBN 978-7-5397-9518-8

I. ①守… II. ①殷… III. ①儿童文学 - 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8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43877号



YIN JIANLING SHIYI XIAO SHUFANG SHOUWANG ZIJI DE MAITIAN

殷健灵诗意小书坊·守望自己的麦田

殷健灵 著

出版人: 张克文 总策划: 上海采芹人文化 统筹策划: 宣晓凤 宋丽玲
责任编辑: 何军民 责任校对: 张姗姗 责任印制: 田 航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mail: ahse1984@163.com

新浪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ahsechs>

腾讯官方微博: <http://t.qq.com/anhuisaonianer> (QQ: 2202426653)

(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 230071)

市场营销部电话: (0551) 63533532 (办公室) 63533524 (传真)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印 制: 安徽国文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7.375 插页: 16 字数: 120千字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97-951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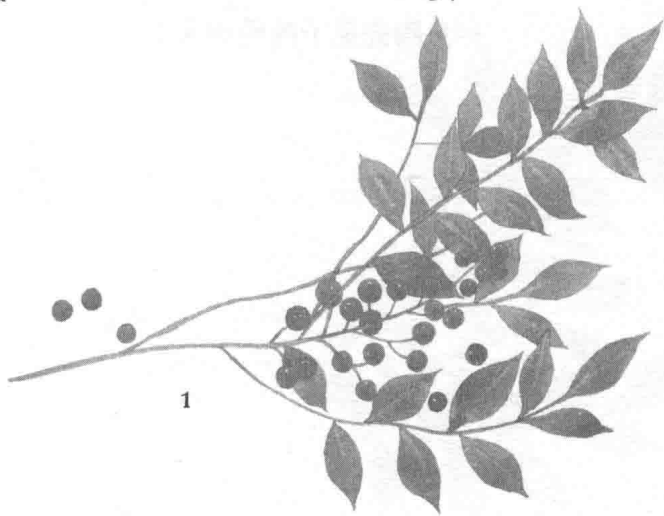
定价: 2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回忆 被寄养的故乡	1
被寄养的故乡	3
花样男生	11
我的老师朋友彭彭	16
金色的手指	22
物理老师麦杰	28
外婆和我	34





成长 坚守是一种孤独的美丽 45

坚守是一种孤独的美丽 47

语文这门学问 52

《少年文艺》之于我的意义 57

听见内心的声音 65

分岔的时光 70

写作之于我 79

批评家对于作家意味着什么 82

读书 一个孩子向前走去 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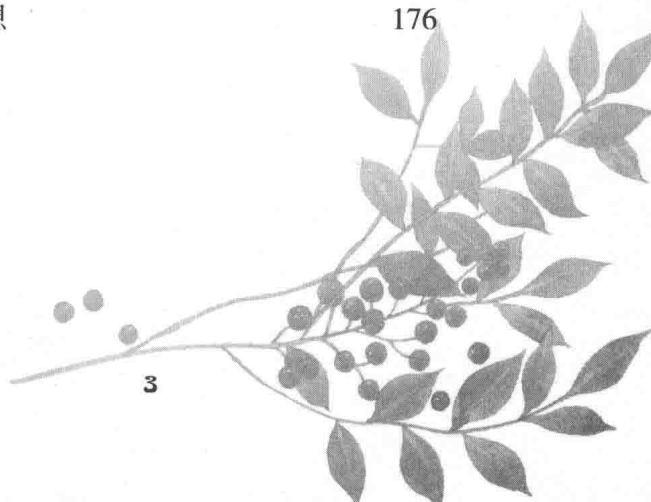
一个孩子向前走去 89

一只陶瓷兔子的爱和人生 95

心里的天堂	101
你会做白日梦吗?	106
做人要像月亮一样	113
因为,爱过了	121
心中有清泉	130
美丽的哀伤	137
悲伤的青春	144
读吧,做一个幸福的小孩	149

写作 美丽的泅渡 155

活在成长的年代	157
美丽的泅渡	169
张望与遐想	176





还好，我尚年轻	181
为了不再孤独	186
远的故事，近的心情	190
慷慨的馈赠	196
为什么要写小说？	
——致我的读者	202

附 录 207

陪伴你成长	
——殷健灵访谈录	208
殷健灵创作出版年表	220



回 忆

被寄养的故乡



我们自封纯朴，因为生长的地方离泥土近；自以为孤独，因为不知道哪里是真正的故乡；可有时又会庆幸，单纯的成长环境给了我们一颗简单的心。

被寄养的故乡

我一直疑惑：哪里才是我的故乡？我生在上海，却长在离上海不远不近的南京。可是，当我告诉别人自己长在南京时，却没有底气，因为南京城于我太过陌生，我至今不识南京的道路和街区，不会讲南京的方言。但如果告诉别人自己出生在上海，在上海人的圈子里长大，我又无法认可上海是我的故乡。总之，无论往哪边靠，都是尴尬。这种困惑不只我一人有，和我一起长大的伙伴都有。我们心底里都有一个只属于自己的小小的故乡——它有一个代号，叫作“9424”。



守望自己的麦田

这小小的故乡曾以“宝野”和“美浓”的名字出现在我的小说里，竟有读者真的去探究，似乎想在现实中找到这样一个美好的温柔乡。可我知道，他们是无法找到的，因为连我自己都无法在现实中找到。

去年冬天，趁去南京出差的机会，我在离开十七年后重回了小小的故乡。走的是宁芜公路，依然是十七年前离开时的房子和田，一路所见，已显颓败之色。其实，我依稀预想到了它如今的样子。尽管有了心理上的准备，但到近前，它的模样还是令我感到忧伤。就像见到一个多年未遇的亲人，印象中还是她青春旺盛的样子，不期然地，就老了。

几乎所有在这里生活过多年的上海人都已撤离，叶落归根。这些人曾经是这里的魂灵，魂灵散去了，这里便只剩下空洞的躯壳。住过的老房子拆除了，路边的石阶残破了，水泥路面崎岖不平；小学校不在了，改成了社区活动中心；我的中学铁门紧锁，落叶遍地，满眼所见净是萧索；繁荣的菜市场也不在了，换到了室内，旁边开了一片冷清粗糙的大食堂……



只花了大半个小时，我便走遍所有熟悉的地方。重新回到宁芜公路边上等车时，站在一片黑色的砂土之上，在尘土飞扬中我心生恍惚——莫非，那些明媚的颜色从来不曾存在过？

可它明明存在过。存在于我的念想里，存在于儿时伙伴的追忆里。现实中找不到，我更无法用言语描绘它。这样一个小小的故乡，是被寄养的孩子，无根无蒂，让我们无法有乡土的情结，更不可能拥有城市人的依傍。可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每一个细节，都抓住了我们的心。我们自封纯朴，因为生长的地方离泥土近；自以为孤独，因为不知道哪里是真正的故乡；可有时又会庆幸单纯的成长环境给了我们一颗简单的心。

说起来，这个故乡真的很小，方圆仅有数里，而孩子们活动的区域只在方寸之内。它紧靠宁芜公路，面山傍江，依丘陵而建，一条铁轨擦边而过，伸向神秘的远方。我们住在火柴盒一样整齐划一的房子里，街道清洁，树木成荫，推窗可以见山，走不多远，便到了田野。水车，池塘，带着新鲜草香的牛粪的气息。每到春天，教室里便柳絮飘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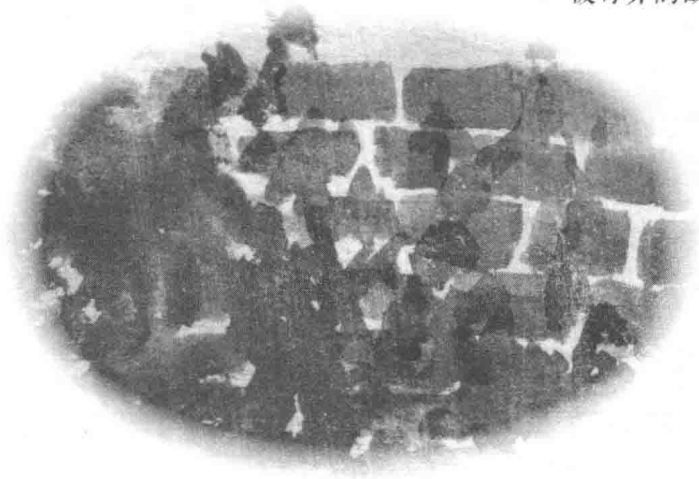
守望自己的麦田

日光被树影映成了柠檬黄，涂抹在窗台上、桌角处……

回想起来，这些明媚单纯的颜色构成了我少年生活的图景。这里本是冶炼钢铁的基地，可我的少年却鲜有坚硬的调子，似乎总是那么温润。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那地方，到处可见坡地和台阶。从我住的房子出来到小学校，要上下三四处坡地，一溜低矮的山墙顺地势蜿蜒，上面爬满青藤，这使得我的上学之路充满了游戏色彩。夏春时分，我从午后的困倦里走出，沿着山墙走向学校，慢慢走进一片叽叽喳喳的喧闹。我们习惯早到，等学校开门，站在大门口，身后数十级台阶下是成排的居民楼，台阶上站满了同校不同级的孩子。开大门前半个小时的光景，我们什么都可以做——聊天，打架，跳绳，跳房子，买小摊上的糖人、爆米花……课还没上，人就先兴奋起来。若是冬天，下了大雪，家门口的台阶都给雪遮没了，走起来就有了危险，深一脚浅一脚，一不留神就突然陷进去半条腿。到了学校，棉鞋都湿了，教室的水泥地上便印了很多个深色的小脚印。

这地方，给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亲近感和安全感。



走在任何一条小路上，在小商店里，在电影院里，在菜市场里，都能看见似曾相识的脸。孩子们之间虽然不是亲戚，却能找到千丝万缕的联系：某某和某某的父母在一个厂里上班；现任老师教过某某的哥哥或姐姐，总拿某某和其哥哥或姐姐比较。我们有时会聚在一起聊聊上海，你的家在黄浦，他的家在静安或是普陀，说的“家”都是亲戚的家。到了寒暑假，分别到上海的亲戚家去过假期，彼此郑重地留下在上海的通信地址，果真会正儿八经地通两封信。

每年假期，我都要回上海的外祖父家。刚一坐定，便有邻居来看从南京来的小姑娘。我是外乡人，但和他们说一样的方言，这就让我有些奇怪。印象最深的一次，一个



男邻居刚一见面，就端详着我说：“你的脸一边大一边小。”我心下一窘，然后便一直为自己的脸不对称而担心，私下揣测，这一定是我平时经常托腮听课造成的。回想起来，这是我第一次清楚地在意自己的长相。那年，我大概念四年级。

有一年寒假过后，我最好的朋友 P 来我家找我，把一块手帕和一支铅笔作为新年礼物送给我。我一眼看见她穿了一件天蓝色的呢绒面滑雪衫，那身纯净的颜色给了我一点刺激，我知道它带了很强烈的上海的痕迹，是 P 的亲戚送给她的，而我自己却没有。因为没有拥有自己的滑雪衫，P 的衣服在运动时发出的摩擦声在我听来都十分悦耳，令我向往。

在那个地方，成为最好的朋友往往需要具备一个条件，就是两个人一定要住得十分相近。P 的家所在的那栋楼和我家前后相邻。我家在二楼，她家在三楼。站在我家的窗口望得见她家的走廊。有时我只要对窗大喊一声，就可以看见 P 应声开门出来。我去她家吃一碗绿豆汤，她来我家睡个午觉，都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我们一起用宽口瓶养过



从附近池塘里捉来的蝌蚪，也用竹匾很正式地养过春蚕，寻遍附近的乡村摘过桑叶，还一起去歪倒的树上采过甜花蕊带到课堂上解馋；放了学，就在家门口的砖地上画线跳房子……

因为地方小，我们的时间就可以拉长，变得十分从容。似乎每一个细节都能慢慢品味，每一个动作都可以延迟好几个拍子。

这样的日子悠闲而明媚。我们从来都是走着去做任何事情。搬过几次家，从家到学校步行都不超过十分钟。初二时，我学骑父亲的二十八寸自行车，在下坡处被上行的卡车吓破了胆，从此再也不敢骑车。这与我从小较少见到汽车有关。

高三毕业时，为学生会的活动买奖品，我才第一次和一个男生独自坐公交车去了一趟南京城，目的地是新街口。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有大人陪伴坐车出“远门”。在我的记忆里，那次出门有着成人礼般的仪式感。我们画好了详细的地图，弄清了回程的车次，咨询了很多个大人，整个过程做得十分小心而繁琐。从我们那地方到南京不到



守望自己的麦田

一小时的车程，而在心理上，却是不可思议的远。想起来，哪怕是孩子，心里也一直存着这样一个念头：到南京，是“去”南京；而到上海，却是“回”上海。可是，我真的回到自己的地方了吗？

1990年，真的回到上海念大学时，我才深深感到，这个上海大概也不是我自己的地方。班上二十九个同学来自五湖四海，仅有的几个上海生自然而然有了自己的小圈子，可我却难以融进去。我隐隐明白，自己的气息已经积聚了将近二十年，是那个我被寄养于其中的故乡造就的，它沾着泥腥气、铁锈气、青草香，裹挟着初春时万物萌发的幼嫩的气息……恐怕一辈子都难以脱掉。这或许是一种损失，又或许，也是一种获得。